

夷

堅

志

夷堅支景序

歲二月支乙成十月支景成書之速就視前時又過之昔我曾大父少保諱與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礼不諱嫌名私門所避若為家至戶曉徒費詞說耳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推兕力請曰大人自作稗官說與它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雖過於私無嫌避之宜矣於是目之曰支景惧同志觀者以前後矛盾致疑故識其語慶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序

夷堅支景目錄

卷第一十三事

陽臺虎精

京山鹿寨

王宣樂工

餘干縣樓牌

朱靖忠公墓

江陵村僧

峽州泰山廟

員一郎馬

張十萬女

贛州雷

章簽判妻

玉環書經

信豐巨樟

卷第二十五事

孔雀逐厲鬼、

雷門僧鬼

蓬頭小鬼

鄧富民妻

會稽獨脚鬼

孫判官

孫儔擊鬼

孫儔寶劍

易村婦人

潘仙人丹

余氏蛇怪

蜀中道人

應山槐

牙兒魚

蘄州三洞

卷第三十九事

王嘉賓夢子

永日亭鬼

武康二叟

吳江鄭媪

何百九

水精環

應夢寶塔

大錢村

呂氏畫扇

邵武酒家女

緋袍官人

三山陸蒼

王武功妻

西湖庵尼

建陽驛小兒

觀音二贊

莫氏庵蟻

瓦上冰花

海中真武

卷第四 十六事

姜處恭

琴臺棋卓

呂氏綠毛龜

呂法師

人生尾

陸思俊犬

完顏亮詞

寶積行者

何左司

清塘石佛

趙葫蘆

扈宣贊

榮侍郎墳

王雙棋

金鷄老翁

慶善猫報

卷第五十四事

臨安吏高生

許六郎

童七屠

淳安潘翁

湯教授妾

高子潤

鄭四客

聖七娘

呂德卿夢

范諤妻

伍相授賦

董性之母

董參政

南嶽庙梁

卷第六十四事

富陵朱真人

葉祖義

醴陵尉

道州侏儒

開福輪藏

李綬祝火

文迪家蛇

孝義坊土地

西安紫姑

黃陂丞

水太尉

胡秀才

楚陽龍窩

宋顯值鬼

卷第七十三事

鄂州網馬

鄂總二犬

行林院鷓鴣

汝嶺牛虎

王宣二犬

南昌胡氏蠶

天王院古冢

李氏乳媪

范隅官

劉方明

九月梅詩

程氏樟木

清塘發洪

卷第八十五事

諸暨陸生妻

茅山道士

黃顏兄弟

平陽黃夔

陽春縣

汪氏庵僧

希韓大正

小樓燭花詞

南康戲語

泗州郎怪

汀州通判

張三娘

樂平民

眉壽庵僕妻

上醫官

卷第九十二事

王縣尉小箱

建康三聖廟

范成績

陳待制

林夫人廟

謝樞密夢

丁逢及第

李三妻

丘鼎入冥

姚宋佐

熊雷州

丘秀才

卷第十五事

姚尚書

侍其如罔

趙積智

婆惜響卜

李氏二童

公安木手

鄭二殺子

陳長三

商德正羊

簡坊大篔

復州銅磬

向仲堪

公安藥方

向友正

劉之翰

夷堅支景目錄凡一百四十六事

夷堅支景卷第一 十三事

陽臺虎精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沓無
居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舖傳達文書
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為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
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為湖廣總領
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為蚊所撓不
得寢戒從卒鷄初鳴即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
猛虎而虎精者素為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并
馬皆遭啖今須辨色上道為佳耳江如其言歸途過

郢州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
差早覺人馬避易遙望一黃物馳草間中心絕怖漸
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
人在馬前年可四五十縮獨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
粉双目絕赤殊魑、可畏者褐衫繫青裙曳草履抱
小狸猫乍後乍前相隨遂不置將弛擔乃不見江心
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祕不語人拂旦欲東鋪卒云
昨於道左得二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願以
獻江筴曰吾豈應養虎自遺患却弗取之信宿從漢
陽濟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馬容貌衣服一切如初

逸

江謂女子獨行如能及奔馬益惧坐轎中下簾閉窗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聞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部押克盜然出視之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狗并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儼止三經旬矣而未嘗煙爨囊無一錢但謹育一猫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怪物是以訟於官今戎邏執送府婦人氣槩洋々無怖色既入郡々守李壽卿侍郎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称意亦已死無嗣續孤

原空一行

予一身客游苟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抵為異
類冤苦情極願侍郎做主壽翁不忍窮治姑令責戒
勒狀押出境遂入咸寧茶山與採茶寮戶雜處久之
又因搏食畜犬為人所見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
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
凡數十重而麋鹿中處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
蹂踐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輒

觚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而追隨之伺巨者前行稍遠乃敢搏射其椎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王宣樂工

紹興初岳少保制因闡于荆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蕭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為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荆郢間從馬直以百數日猶銜山衆樂競奏侯吏報一篳篥部為虎于衆中馬上啣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

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爭策馬赴之解鞍良久篳
篥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言初為虎所搏
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則啖食度已飽故未見傷
害但與二雛繞弄作戲忽憶得腰間有所執器急取
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蹌遁走不
反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免不免虎口也時呂彥升守
襄

餘干縣樓牌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勅書樓後樓
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勅字左畔有黃蜂結窠

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魏掇
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方赴省試已而大廷
唱名為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窠綴于力
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窠忽為人觸
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耶其異如此

朱忠靖公墓

朱忠靖公蔡人也渡江之後卜居於湖州甕而葬於
妙喜山下既數年矣術者過而歎曰山勢甚吉恨去
水大遠秀氣不集子孫雖蕃昌恐不能以科名自奮
朱公諸子皆知之固不暇徙而後死者復以昭穆次

第祔窆乾道中公次子侍郎夏卿亡子翌用治命捨
祖塋而別訪地唯以水為主群從諫止之不納竟如
其志得一穴前臨清溪既塋二十年侍郎幼子翌及
翌之子儕遂擢丁未進士第己而儕弟偃及甲繼之
殊袞：未艾也 右五事江肖翁說

江陵村僧

江陵民某氏世以圈豕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
為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携銀券其直百千
并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
廛子弟多因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

命不敢歸或迤邐適它境者民盖用此疑厥子不深
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農事畢牽豬過其門留少憇
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我家大郎所自搓者五尺
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縛之名也僧
色變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
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
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厥子與僕兩尸踰
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盛夏而枯骸不損略不為狼狐
嚙啖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因見其有所齋乃
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

索之故自投寃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于市

峽州泰山廟

峽州城東有泰山廟蓋以它處東嶽行宮者頽敝歲久土人謀改作峽境雖饒於林木而多去江遠正有力可買猝難挽致紹興癸丑之冬一夕大風雨五十里外深塢中如發洪水浮出巨材千數皆串貫成排筏順流下至門郭外無所闌礙而止民共告於郡咸謂神明所賜請以為新廟緣門擊鉦集衆牽縶置之寬閑處梓匠審視大自棟梁小至榱桷一切備具凡可為梁者本末著地而當中隆起可為柱者克滿端

直或長或短各應所用又已剝削木皮於工力甚省
見者嗟異證寔、賜祐無敢少為欺隱即日命役踰
數月廟成一區耽、遂為夷陵壯觀仲子時簽書郡
幕實見之 二事仲子說

貞一郎馬

荆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十里間有一女
納同里鄒亞刻為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
常為人庸販涉遠在家之日少蹇據其屋耕其田又
將置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蹇氏浸
浸與女通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

然承命特未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負一販牛往襄陽崔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遙見負生跨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刀出迎之統相值奮斫負背墜馬死繼又戕鄒急昇真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負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負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厩駒相踉齧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負一郎馬吾恰見其騎而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測見二尸認其一為負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略聞陰計徑往嚇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荅李正在焉

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李以謀殺女因與人姦致夫於死皆當伏誅以殺時無證具奏予姪孫伋簽書判官見其故已而去職奔母喪至七月覃赦下此三人正典刑及漏網皆不及知原是事因馬而覺天理昭々當不但已也

張十萬女

郢州京山境地名辦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里名田藏鏹金銀布帛皆以憶計故里俗目之為十萬紹興初巨盜桑仲橫行漢沔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貨財孳累之衆不能遠避於是整頓舍館烹牛屠豬多

釀酒先路邀迎之桑甚喜為之駐留於是累月亮徒
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縑銀之贈桑約飭丁寧秋毫
不犯張有笄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艾欲得之張
不許桑怒曰吾業為不義殺人如踐蝼蟻今全尔一
家可謂恩惠而眷惜一女子邪張惧亟以嫁之桑留
既久嘯聚数万衆無物可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
收拾其骸瘞于堂中作大冢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
別一女奔出外得脫存亡消息無復與人相聞既四
五十年鄉人樵米山下者猶或見之於崑穴中容貌
只如二十歲者亦間至故居隱々有哭聲到今猶然

為鬼為妖或云遇仙得道皆不可知也張屋基址尚
存有奇石高丈余崑壑穿穴宛然天成宣和時花石
綱欲取以入京重不可移亦會兵亂而止今士大夫
過見之未有不瞻翫咨嗟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謙叔
所作文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唯門樓在彼人
徒以為東岳行宮小殿其大可知矣

二事
孫叔子

贛州雷

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贛州大雷雨贛丞張履信
既受代赴同僚餞席于縣治靜暉堂日晡時廷中忽
有火毬十數旋轉上下其勢可怖坐者皆起曰迅雷

風烈必變此非吾曹所應高會也相與散歸至暮開
霽聞郡市一書舖史林三者震死左脅下有朱篆三
字是時憲司大吏刘昭在家晚飯亦見火毬滾踴于
堂徑入弟房內弟亦小胥也正登床視漏處其妹在
房見朱衣神十余輩皆長丈許睢盱往來妹喪膽盡
力大叫救人一神捽其髻以出曰不干汝事則已相
去二丈矣雷斧從屋脊碎椽瓦而下榻弟至門外首
門限然後擊碎其腦俄一婢亦墮於庖下蓋同死者
三人云

章簽判妻

婺人章濤德文侍郎之子聚永嘉盧氏生一男數歲
之後忽不飲食初意其有所嫌惡或小疾為梗而起
居笑語固自若明日復然章問之不肯言姑鄭夫人
出語譙詰但斂袂唯々於是疑為鬼魅遍扣婢妾乃
知近嘗往後院游觀謂侍妾曰桃枝上有一顆如盆
大必甜美可食為我摘取妾望之滿樹累皆常品無
所謂絕大者盧氏自以竹打作叉夾取入手而為啖
食之狀女伴有同游者皆訝之自是日遂不食猶時
時飲酒涓滴及果實之屬雖幹理家務如初而與夫
異寢歷十五年後并酒果不入口唯飲冷水又七年

亦已紹熙五年章簽書贛州判官妻偕來其弟越適
為江西副都監官舍在贛越嘗病更數醫弗愈盧氏
問疾坐其榻為按摩所患苦處次日宿痼如洗驗其
感過云張履信因邀同僚室家宴集獨盧氏不肯來
時年七十矣

玉環書經

章濤從外祖鄭亨仲資政入蜀過京西道間入一僧
寺舍宇極蕪陋其傍有一堂奉觀音龕像左右列華
嚴經數函多散亂不全整龕下有抽替試啟之得小
軸乃朱書金剛經也卷軸差不甚損然已故暗字畫

勁楷可觀展視其末則云玉環刺血為皇帝書蓋揚太真遺跡血色儼然非朱書也鄭之子取而寶藏之

信豐巨樟

贛州信豐縣水南有瑞蔭亭。前兩巨樟相去百余步其高拂雲枝幹扶踈類煙霄中物亭以故得名紹熙癸丑之秋贛境大水至浸淫於縣鼓樓兩樟之間為所淘洗露出一連理枝自東徂西長十四五丈枝下去地長丈許蓋其生已多歷年所因暴水乃表見遂為一邑奇觀古四事思順說

夷堅支景卷第一

夷堅支景卷第二

孔雀逐癘鬼

撫州宜黃人鄒智明家饒於財暴得癘疾昏不知人一日少間語其妻使請師叔師叔者其族叔也為僧住持臨江寺能誦孔雀明王經至則曰可於房內鋪設佛像而即床前誦經妻如其戒僧誦兩卷畢出就飯智明望見挂像處一孔雀以尾逐厲鬼僧竟經讀疏去日將暮一小鬼來告曰我輩佩佛勅行當去此但公頭上有釘未拔願多燒冥錢與我便相為除之於是呼幹僕繞山散買楮幣聚焚於庭諸鬼奇形

異狀以十數舞謝歡喜其先告者徑登床拔釘而去
且言曰我明日往縣市曾打銀家行病矣先是智明
最苦頭極痛登時豁然如失平旦即能起欲驗其事
走介扣曾匠家果云忽害傷寒

雲門僧鬼

建昌麻源第三谷山水清邃為江西勝處有僧寺道
觀各一所僧姓陳者自縊死其弟子邦彥鄒氏子也
代掌寺事嘗謁三里外民家作緣會徒衆盡行旋暮
村農陳三守舍甫二更明燈燭坐聞戶外咄々有聲
方疑怖間一僧揭簾入吐舌至地陳驚奔走厨握庖

刀望空亂砍殆如失心夜過半寺衆歸覺屋內呼擾
撼開趨視陳以昏惑良久乃蘇臨川漆匠陸生者常
為僧役然至暮則寓宿觀中南城王三錫時在觀讀
書謂之曰汝就彼用工何不擇一室休憩乎乃挈乎來
此陸笑曰吾往來兩處久矣向者元不知有變怪昨
携小子以暑月宿于寺廡因為蚊蚋所撓避之於法
堂中屏內時夜方半月色滿庭望一僧繫皂裙曳靸
鞋從東廊上西廊下口呼邦彥不已如是者數次吾
父子恐甚憂且未屏息不敢喘幸而自去從此不復
夜往云

蓬頭小鬼

雲門寺又有魃鬼怪頗幻嚇人嘗有遊客至主僧邦彥館之三門傍小室冬夜附火不覺昏睡及開目見一物長三尺蓬髮鬚髻正相對坐客驚呼出戶邦彥聞之徐行笑視曰何害何害只是蓬頭小鬼耳麻源巡檢鄧琬來治小亭館于寢堂時表兄王三錫在道觀常相過王告之曰深山多怪異須益寘僕從以備不虞不然徒入僧房乃可安寢琬弗信一日折簡召飯遽言便欲還家王訝其忽琬曰不听兄教昨夕只一小吏伴直琬寢于大床上夜分熟寢聞左榻上

如人持重物敲擊者數四蒼惶呼吏、固已怖懼遂相携開閤而走歷階十余層不暇躡級袞擲趣下驚寃至今未定豈容更留哉是晚辭去

鄧富民妻

邵武光澤縣村疇曰牛田烏倍富民鄧生買一妻嬖愛殊甚妻不能堪遂自經而死即日響怪百端鄧告之而無計可息召募師兩人為卜葬館於書室鄧不可徑就枕且傍壁寢令客處外夜月正明聞窓下芭蕉林風敲撲簌聲失驚曰又來也客方問其故死妻已披髮立帳邊漸逼枕席客口舌間為髮所沾絆三

人呼駭起走不復寢於彼矣。妾當晝入酒庫見主母垂髮立其側，即悸倒地。上籠至，隕命訖於妻墓。乃已。右四事臨川黃日新說得之。王三錫。

會稽獨脚鬼

方子張為會稽倉官，僦民屋作廨。舍庖中炊飯，熟婢舉甌時忽三分失其一已，而饋饌亦然。陰伺之，無所見。主母疑婢盜，與人屢加鞭笞，而竟不能得其實。一老媪嘗至彼，遇異物一足蹠踣，不暇細覩。容狀悸而出，以告子張。子張異焉，謀徙居以避。它禍偶步至鄰家，望小室內一龕，帳極華潔，試往視，正畫一巨脚。

言略無相兒扣其人但君撓不答若無所措乃悟常日盜飯者此也郡士姚縣尉精法籙善治鬼語之故姚曰是名獨脚五通蓋魘類也君欲治之乎子張曰幸不為大過無用深懲只令絕跡勿相犯足矣姚為飛符約敕之自此絕不至

孫判官

孫判官者汴京人南渡後居於秀州魏塘氣質軒舉好談修身養生之事每歲初夏輒舁一卓置庭前烈日中偃卧其上又以一卓覆之當食時略起食已復然自旦迨暮乃罷如是者竟三日劇暑不渴凡所謂

暑藥未嘗向口專啖冷齏粟飯亦無藏腑洩泄之疾
常自矜說言可以不死識者亦以得道當享上壽其
之乾道五年官於毗陵恃色力盛壯與倡女媠狎無
期度訖喪其軀年才六十餘

孫儔擊鬼

孫儔大夫者鄧州人在金國為千戶張紹興未歸正
得官淳熙中為京西兵馬副都監因買田築室於穀
城其人甚勇庖婢嘗報比夜入厨輒有一物蹲竈下
蓬頭垂髮不可認面目呼之不應逐之不退必鬼也
孫曰此後再來當告我明夕又至孫往視之信然笑

曰是桑仲軍喫了底人鬼鬼耳即奮拳搥其項立沒於地迨早命僕發土得遺骨一具乃輦而奔諸野

孫儔寶劍

孫儔家藏寶劍絕異夜置庭下暗處則星象皆聚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來為子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光徹禁庭既入土猶瑩然召太史訊其對占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八作司鑄作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即舉劍斫其腰

并三甲皆斷其堅利如是嘗以一與附馬都尉孫君
蓋得此云裴弟屢求觀力拒曰元未嘗有其意畏人
奪取之也裴時官襄帥幕府

右四事景裴說

易村婦人

慶元二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
弓鞋蹠々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
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葦席蔽其上舟終一葉展轉磬
欬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一
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覆
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

人形與初來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如此那敢接錢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內來此行蛇瘟一個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吁可畏哉沈清臣女嫁閩帥詹元善老嫗來福州說此

潘仙人丹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黃尖嶺父老言昔有仙人姓潘居此鍊丹近十數年來土人入山鑿石

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融結者一
層復一層殆可揭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民黃
氏擅此山外人欲采伐則先以鹽綵與之然後入山
祀土地畢徐：施工朱子淵為巨帥致兩屏遺予老
幹扶踈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略無斧鑿一
跡非若祈陽所產藉人力磨治故痕齟高下失其自
然也又云海函万族無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
石栢今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
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
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栢子皆石脂凝結而成于淵賦

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歲寒知誰將修月
黃金斧斷就凌雲紫玉枝直幹渠容塵點澆靈根偏
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東風盛與衰予和
之云海底靈根石効奇山經地志不曾知凝酥幻出
珠千顆染紫裝成玉一枝鶴骨龍姿隨質見鶩棲鳳
宿與香宜元戎高唱真難和愧我年來筆力衰又有
石梅石松則未之見也

子淵說

余氏蛇怪

樂平余六七郎者娶程氏女才一年嘗白晝登榻欲
見一蛇蜿蜒于上僅長尺余而匾闊三寸許程駭怖

呼家人共取杖手逐之蛇躍下徑出房門遂不見里俗相傳山木間有所謂旺神者魑類也頗能見妖怪邀索祭享然其威靈亦殊不章赫雖村巫社覲亦能去之甚者化為人或為蛇與婦人亂於是余氏疑焉程意狀罔：稍與平日異亦莫知其遭祟與否也踰月而死方斂尸於地蛇復來踞其腹形模全似前所覩者人携杖至亟奔趨而出不知所在此蛇蓋名曰豬豚云是時慶元二年二月也

蜀中道人

張魏公宣和中為成都士曹母卜莫夫人奉道每日

齋道人一負不問所從來或親出焚香加禮嘗有一
客至歎曰夫人當有貴子今安在曰見為曹官方在
州倉納粟客徑往就謁既相見熟視不語公呼小吏
有所言乃揖公起行數十步即呼為相公拱白曰公
之所貴相在語聲與行步間從此不十年海內將亂
公當出入將相掌握兵柄為國家立事建功願自愛
公竦然謝不敢當客亟趨出不暇扣其何處人何姓
氏也所言既驗每託蜀士陰訪求之莫能得後謫居
和州為秦丞相所忌必欲置諸死地公絕憂之未知所
以知脫此客忽排闥而入望其儀貌儼與三十年前

無少異迎語之曰吾昔求先生不可致正尔牢落肯
惠然相顧何邪客曰知公以時相為憂故未奉告彼
乃死人耳何足慮異時公當復舊物福未艾也矣公
長子欽夫杖出揖客熟睨良久曰兩眼視物欲裂好
處正在阿堵中它日為西南帥臣名滿天下時次子
定叟杓方數歲在寢未起公曰尚有稚兒欲丐題品
但正睡熟不可喚覺客秉燭就視之笑曰大有福勝
如哥，未易量也少頃告去訖不復再見仲庸聞此
事於欽夫

應山槐

德安府應山縣治南半里許過小溪有野寺、外數
十步間一槐樹高可二尺闊稱之根株與常槐等但
遍体柔條纏結若藤蔓然莫見其所起處每枝必分
兩岐葉、皆背面而生無一相對雖孫枝數寸者亦
然娑娑茂蔚土民相與愛護故露植空曠之野未嘗
剪伐士大夫經從必徃賞翫政和中花石之役興有
欲徙置禁院者而盤踞牢甚不可發掘乃止鄱陽張
焄為邑宰命畫史睥睨將寫為畜以寄餉四遠竟不
能落筆亦止

牙兒魚

應山縣外大龜山高峻可二十里其^上有小寺：外有一池泉源未嘗少竭產一種魚形模與常異名曰牙兒魚有四足能登岸外木作聲呶嗷全如嬰兒大者亦重一斤許相傳云不可網釣嘗為寺頭僧捕取其一欲烹而食之傍人苦詞勸止不听未幾疫死自是人莫敢害張芸叟南遷錄云過武昌見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有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殆亦此類耳王聞禮立之過雅州有饋一枚如前所說

蘄州三洞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
居之禱雨多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
近郊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
曰蛇洞在蘄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
人捕采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小路溫舒自信陽守解
印造朝舟抵蘄口詣近處龍峯寺游觀距蛇洞不遠
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
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憇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
屈于下相與持挺擊逐施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
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或為所傷須急剗出肉少

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施到
闕除蘄春守蓋且將為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
令此物出異以示衆吁其危哉言之使人毛豎

右五
事余

仲庸說

夷堅支景卷第二

校

夷堅支景卷第三十九事

王嘉賓夢子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川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竒訪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万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鮮

事蓋來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
封樁庫為同官說此

永日亭鬼

乾道二十呂彥升知鎮江府所親李伯魚未訪之授
館于府治錦波堂西偏當一四月初暑開窓夜坐時永
日亭兩邊櫻桃正熟於月明中望見有竊食之者意
以為直更諸卒耳叱問之乃二白物從杪木而下皆
長丈許蓋鬼也呼衆起譟而追逐之向西南十余步
而沒旦以告呂命法錄道士王洞先書鐵符埋于
所沒處自是怪不復出

武康二叟

湖州武康山谷中有二野叟一人姓楊一人姓徐皆年八十九歲狀貌偉碩蒼髯白髮步履如飛結廬於山之絕頂占上下崑居相去可百步疊石為垣繚繞半谷松竹四面干霄小軒古坛上各植瑞香一本二月十一日花盛開呂義卿字嘉禾至邑中邊當生朝一客素不相識自通為沈道人訪之旅舍青巾布袍人物修整目光赫奕如神仙中人語笑殊不凡因劇談叟廬之勝即相引往謁到花下見平閣皆丈餘吳中固多此品然亦未嘗覩也道人曰君欲之乎可

致敬二叟以求之叟漠然有難色云吾此花久為神
物所護培養成就未省令俗人輒見豈容浪求雖高
官顯貴齋持錢帛吾亦弗與也既而從容延頤頗相
親洽道人為言呂官人賢者非奔趨勢利之流與之
何害二叟相視幡然有和悅色徐云與君似有宿契
若花得所託吾何惜哉但恐到人間栽蓄不以道將
貽吾憂耳君善自愛重即喚集僮奴樵丁移置竹畚
自山顛昇而下至村市不交一談委之而去沈道人
亦長揖告別不賞一錢於是買舟載歸花盃以鬱茂
柯蘖倍於它種義卿自為記疑彼三士者皆異人云

時淳熙三年也

吳江鄭媪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於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勝錢於藏甌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故鏹略無壞缺其工製妙巧塑匠驚歎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頃吳斗南書明州氏媪一事全相似已載庚志中佛力不可思議普欲示化不嫌於同也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
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舊態紹熙
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
解牛有麓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牧適從
旁過正着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
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
者人以為業報

水精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楚氏所寶水精枕其間有半開

杏花一枝自北方携之來南建步中胡騎犯淮甸委
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關子東博士家於秀州其
孫出乃祖所藏水精條環表裏營出中有生竹葉一
片二者皆異物也

應夢寶塔

呂大年德鄉欲訪法華經善本久而未得乾道九年
初秋夜納涼於中庭如睡醒聞夢白衣少年奉一金
塔高三尺光采照人置其前方領眇眇嗟塔與人俱
不見失聲而寤明旦飯竟有携是經求售者其人與
夢中所見無小異試拈一卷揭一板視之則寶塔品

也始悟前異用倍價得之經乃寫本字法端勁夏文
莊公作序金填標目乃貯以黑厨內寘於佛堂奉之
甚謹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
為人庸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乘風飛
過狀若蓬蔭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余枚俗
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呂氏畫扇

呂
李椿年夏日晝寢夢到大官府日色正午見千葉白

蓮兩盆在砌下傍植木犀十余株廳上屏風有草書
數行不可讀小妾秉燭引一少婦從內出容貌嫵麗
方注目諦觀忽聞堂前翻棋局聲驚而覺不曉所謂
自以為神游仙境也轉眄間枕畔得一畫扇視其上
皆夢中所覩者為家人言之乃稚女置扇于彼呂元
弗知

邵武酒家女

謝用光

源明

邵武人所居在城內嘗以夏夜獨步其

門首見鄰家門外燈燭熒煌賓從雜沓擁一輿而進
疑此家微下不應有衆客來趨前視之無有也乃審

為鬼物遷還舍迨旦聞鄰婦正以此時生女焉後十
二年一夕所見復尔但有輿却從其中出謝緩行踵
其後過十四五家徑入一舍而寂認彼處蓋酒家也
明日詢之乃鄰女昨夕已死而酒家誕一女云

緋袍官人

紹熙癸丑春呂椿年夢四皂衣吏踰墻而入自稱鄉
司驚而寤猶髻髻在目也三鼓後又夢一緋袍官人
秉笏稱通判直前設拜呂遜謝將致荅傍若有替者
曰君是他主人宜端受堅握其臂不容屈膝遂四拜
而退覺而異焉念之悚惻達旦不能寐天甫明守園

人來告五更時後圃犬生五子扣其毛色四黑一赤
悉與夢契為之憮然者終日

三山陸蒼

傳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
江縱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憇其東室有
殯宮問為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
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於此敬惻然憐之既還舟次
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未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
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
旦啟以告邑宰亦有舊學院小吏知其事者遂迂葬

于官地上仍修佛果資助之至七月啟赴轉運司試
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其
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宜勿泄若泄之彼此當有
禍啟寤而精思屬索泊泊應敵盡如其素於是高挹薦
名

王武功妻

京師人王武功居韞栊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
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
上與妻坐簾內一外僕頂合置前云聰大師傳語縣
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

婦亟啟合乃玉筮百枚剖其一中藏小金牌重一錢
以為誤也復剖其它尽然王作色叱妻曰我疑此髡
朝夕往來於門必有異今果尔即訴於府縣僧元無
名字及所居處已竄佚不可捕獨王妻坐獄受訊但
泣涕呼天不能答一語王棄之而單車之任妻囚繫
累月府尹以曖昧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以食僧
聞而潛歸家遣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為且餓死矣
我引汝往某寺為大衆縫紵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
意若之何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入前僧之室藏於
地窰姦汙自如久而稍听其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

僧到官伏其辜妻亦悵恨死

西湖庵尼

臨安某官土人也妻為少年所暮日、坐於對門茶肆睥睨延頸如癡如狂嘗見一尼從其家出徑隨以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見啜茶自是數往少年固多資用修建殿宇為名捐施錢帛其數至千緡尼訝其無因而前扣其故乃以情素語之尼欣然領畧約後三日來於是作一齋日列大官女婦封称二十余人而詣其某官宅邀其妻曰以殿宇新鼎宜有勝會諸客皆已在庵請便升轎即盛飾易服珥携兩婢

偕行迨至彼元無一客尼持錢犒轎僕遣歸設酒連
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時始醒則一男
子卧於傍駭問為誰既死矣蓋所謂悅已少年者先
伏此室中一旦如願喜極暴卒婦人不暇俟肩輿呼
婢徒步而返良人適在外不敢與言兩婢不能忍口
頗泄一二尼畏事宣露瘞死者于榻下越旬日少年
家宛轉訪其踪訴於錢塘尼及婦人皆桎梏考掠婢
僕童行牽連十余輩凡一年鞠得其實尼受徒刑婦
人乃獲免

建陽驛小兒

王崧壽茂與弟嶠季夷紹興十五年入閩經建陽道
中驛舍投宿四更後見十數小鬼入從窓隙跳躍鼓
舞於前後呵叱不退為之驚擾不得寐一僕寢戶下
持帚向前擊之始相奔出拂旦審測所來蓋驛之東
有小廟塑泥孩子排列於神像前不成行綴宛是昨
夕為怪者不忍毀擲但歎異而去

觀音二贊

臨川王瓘瑩夫和甫左丞曾孫也平生不以仕宦屑
意於文筆甚高晚學禪釋洒然有所悟解嘗作入定
水月觀音二贊入定贊云大士法身猶如虛空寧有

動靜可以形容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袈裟蒙頭現此
定相定上人者三昧密圓毫端所向竒觀炯然我贊
一言如風過水二俱無情偶然成理水月贊云一月
當空影函衆水至人應物亦復如此億萬維生其欲
不同我毋汝心感其遂通其感伊何元汝精明不湛
不搖所作皆成汝陰高人得大自在毫端高明普周
妙界百千妙義不假言宣稽首十方妙相現前皆為
人士所傳諷年至六十晏無病苦跌跌坐而化時居於
越之諸暨

莫氏庵蟻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下峰之西南曰
齊山古木千章巨竹万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道
二年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焉往來營々不見
其止未覺為有異也明日視之甃塲上蛀成大樹一
株根幹壯實枝葉扶踈觀者靡不嗟賞謂箇畫之工
有所不逮僧飾以朱欄護惜甚謹到今三十年間尚
存也

瓦上冰花

筆談及夷堅景志皆有冰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呂
援彥能居秀州西門之內淳熙初除知和州未上其

廳側元冥瓦數百為雪所壓迨雪消冰漸皆結成樓
觀欄檻車馬物人並蒂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及
萬歲藤之類妙花_萃奇巧經日不融彥能令其子述卿
施墨榻印十余本以為傳翫

海中真武

婺士葉昉登乾道己丑進士第因往明州訪親故為
航海之後方升舟見一物漂_伏隨流赴舟所試勾取
視之乃故紙一幅畫真武_伏見坐石上一神將甚雄
猛持斧拱立於傍後書道子兩字疑為吳生筆也紙
略不沾濕若初未嘗着水者葉徙居嘉禾此像為其

姪宜之所得供事于神堂極有靈驗葉再調舒州懷
寧令終於官 此卷皆呂德卿說

夷堅支景卷第三

校